

# 澳門大力支持文學活動

過去多年來，我一直呼籲香港有關當局重視原創性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繁榮香港的文學。但言者諱諱，聽者藐藐。

記得年前中國文化部長孫家正來香港，與文藝界有一次聚會。

在意見交流中，我曾提出香港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投放很多資源在表演藝術，對原創性的文學創作所投放的資源少得可憐，增多粥少，令人費解。

譬如當年特區政府每年撥給香港藝術發展局七千萬元，只有四百萬元用作文學創作補助的申請，可見其餘。

當時孫部長對拙見作出回應。他表示，表演藝術如戲劇、舞蹈等，大都是編自原創性文學作品，所以原創性文學更應受到足夠的重視。(大意)

近年王英偉執掌香港藝術發展局後，情況有較大的改善，投放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的資源有所增加，但是，相對鄰近的澳門，仍然形勢失色！

近十年來，原來處於弱勢文化地位和低調的澳門，起了「革命性」變化，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對文

## 琴台聚 彥火

人類的精神是在不斷地增加自己，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力量，不斷地使自己的智慧和美好成長起來。這種活動中，找到自己的理想。要達到理想，文化是必不可缺少的助力，這就是文化的真實價值之所在。

(英國)馬木·安諾德

肉餅

倘若有心去考究古人的飲食，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詩經·大雅·行葦》：「醢醢以薦，或燔或炙。」醢醢是有汁的肉醬，是將肉切碎，加入作料和酒醃製而成，用以蘸燒肉或烤肉吃。後世的肉餅、肉丸，大概皆由此衍生而來。

幼有一好友，與我從小學到初中皆為同學，且又住得近，因而常到他家玩耍，有時到了吃飯時間也捨不得離開。這時我常會聞到一股熟悉的濃香。他家常吃蔥肉餅，乃用東京菜拌肉末一起蒸，其香不可名狀。菜上桌之後，大人往往會客氣地邀請我一道吃，雖然我很想嚐一嚐他家的肉餅，可是我也深諳這種猶如端茶送客的客套，只能知趣地告辭。大概是太過刻薄骨幹的緣故，事隔近三十年，我依然能清晰地記得那誘人的奇香。甚至就連他家的貓也是知味之物。過去沒有冰箱，他家吃剩的肉餅，最初都是放在飯桌上隨便蓋起來，經常被貓偷吃。後來不得不專門買個竹子的食盒，每有肉餅剩下，就懸掛到屋樑上，貓再也無法偷吃。

過去喜看《三國》、《水滸》，內有許多渲染暴力的情節，動輒便將人斬成肉醬，彪悍如孫二娘者，選用肉醬做包子。從這些方面說，「男不食三國，女不看西廂」這些古訓，倒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我沒有孔子那麼教條，子路在衛被人斬成肉醬，孔子每次看到肉醬就將之倒掉，覆以資紀念。而我每次看到《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肉丸子送進嘴裡，就會覺得不行。以前我也不知東京菜為何物，常會由這個名字聯想到汴梁東京，接着又由那股暖味的肉香，又想到趙信、李師師，於是記憶中的肉餅，隱隱中又有些許歷史的味道。

作為最為常見的食菜，肉餅我並未少吃。食堂蒸肉餅，乃用大鉛盤，味道也是千篇一律，在調好味的肉末中拌入冬菜，以及鹹蛋的蛋清，入蒸籠蒸熟，極宜下飯。大師傅用特製的小籠，一籠就是一份。由於與鉛盤浸淫得久了，肉餅在鹹香嫩滑之餘，還會有一股淡薄的金屬之味。偶爾碰到有開心的大師傅，也做肉丸之類，用料及程序與蒸肉餅大同小異，實際上也就是肉餅的一種變形，徒有獅子頭之名，卻有負這味揚名菜之實。

肉餅的另一種變異是釀，釀苦瓜，釀茄子，釀豆腐，釀辣椒，釀蓮藕，都是把肉末拌上配料釀入各式菜蔬中，再下油鍋炸或入蒸籠蒸。這種釀的肉末，味道香濃滑膩，脆嫩適口。作料有馬蹄、筍屑、蒜末、蝦仁，視各人口味而定。

周星馳主演的喜劇片《食神》裡面，莫文蔚扮刀如飛，將牛肉剁得極為精細，做出來的瀝尿蝦牛肉丸彈性十足，可以當作乒乓球打，頗為誇張。實際上，著名的潮州牛肉丸，製法與電影中的情節大致相似。在剔除掉筋絡的牛肉中加入相應作料，捶打成肉醬，再至膠質，然後擠揉成小丸。在茶樓中，侍者踩着波波微步，推行於桌間的摺得高高的蒸籠小推車，其中就必有彈牙的牛肉丸。

# 不打不相識的師徒

在武俠故事中，「不打不相識」及「師徒鬥法」的情節甚多，不過在風水世界內，這類故事亦偶有發生，其中與賴布衣及曾文迪合稱為「賴布衣四太堪輿祖師」的楊筠松及廖瑀，便是一對因鬥法而結緣的有趣師徒。

這四位賴布衣的堪輿祖師，關係密切：曾文迪及廖瑀分別為楊筠松的徒弟，因電視劇及小說而廣為人知的賴布衣，則有傳是曾文迪的女婿，所以他所傳承的風水術知識，也與楊筠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楊筠松堪輿風水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於朝廷為官(金紫光祿大夫)的他別號「救貧」，有說是因為他遊歷四海，四處憑風水術助窮人致富，所以賺得如此受人讚頌的名聲，也有說是因為他將唐代朝廷的風水術帶到民間，故此得名，反映他對風水術有着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

至於他與廖瑀的師徒關係，則始於兩人一次的水鬥法：話說廖瑀的父親為風水師，聰明的廖瑀不但熟讀四書五經，在堪輿術方面，自然亦盡得其父真傳。後來楊筠松剛好來到高麗居住的一帶走動，廖瑀便決心與之一比高低。楊筠松受邀前往某門樓的座向，廖瑀於是偷偷在他抵達前，帶着羅盤定準方位，並埋下銅錢作記認。不久楊筠松到來，兩手空空，廖瑀察下，用竹杖往地下一插，剛好穿過廖瑀埋下銅錢，換句話說，廖瑀憑廖瑀堪輿的方位，楊筠松憑肉眼就做到了，廖瑀於是對楊筠松佩服得五體投地，更成為與他「不打不相識」的徒弟。

其實，與楊筠松、廖瑀、賴布衣及曾文迪相關的有趣風水故事甚多，日後再慢慢與各位分享！

# 五味人生

情。《詩經·大雅·行葦》：「醢醢以薦，或燔或炙。」醢醢是有汁的肉醬，是將肉切碎，加入作料和酒醃製而成，用以蘸燒肉或烤肉吃。後世的肉餅、肉丸，大概皆由此衍生而來。

幼有一好友，與我從小學到初中皆為同學，且又住得近，因而常到他家玩耍，有時到了吃飯時間也捨不得離開。這時我常會聞到一股熟悉的濃香。他家常吃蔥肉餅，乃用東京菜拌肉末一起蒸，其香不可名狀。菜上桌之後，大人往往會客氣地邀請我一道吃，雖然我很想嚐一嚐他家的肉餅，可是我也深諳這種猶如端茶送客的客套，只能知趣地告辭。大概是太過刻薄骨幹的緣故，事隔近三十年，我依然能清晰地記得那誘人的奇香。甚至就連他家的貓也是知味之物。過去沒有冰箱，他家吃剩的肉餅，最初都是放在飯桌上隨便蓋起來，經常被貓偷吃。後來不得不專門買個竹子的食盒，每有肉餅剩下，就懸掛到屋樑上，貓再也無法偷吃。

過去喜看《三國》、《水滸》，內有許多渲染暴力的情節，動輒便將人斬成肉醬，彪悍如孫二娘者，選用肉醬做包子。從這些方面說，「男不食三國，女不看西廂」這些古訓，倒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我沒有孔子那麼教條，子路在衛被人斬成肉醬，孔子每次看到肉醬就將之倒掉，覆以資紀念。而我每次看到《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肉丸子送進嘴裡，就會覺得不行。以前我也不知東京菜為何物，常會由這個名字聯想到汴梁東京，接着又由那股暖味的肉香，又想到趙信、李師師，於是記憶中的肉餅，隱隱中又有些許歷史的味道。

作為最為常見的食菜，肉餅我並未少吃。食堂蒸肉餅，乃用大鉛盤，味道也是千篇一律，在調好味的肉末中拌入冬菜，以及鹹蛋的蛋清，入蒸籠蒸熟，極宜下飯。大師傅用特製的小籠，一籠就是一份。由於與鉛盤浸淫得久了，肉餅在鹹香嫩滑之餘，還會有一股淡薄的金屬之味。偶爾碰到有開心的大師傅，也做肉丸之類，用料及程序與蒸肉餅大同小異，實際上也就是肉餅的一種變形，徒有獅子頭之名，卻有負這味揚名菜之實。

肉餅的另一種變異是釀，釀苦瓜，釀茄子，釀豆腐，釀辣椒，釀蓮藕，都是把肉末拌上配料釀入各式菜蔬中，再下油鍋炸或入蒸籠蒸。這種釀的肉末，味道香濃滑膩，脆嫩適口。作料有馬蹄、筍屑、蒜末、蝦仁，視各人口味而定。

周星馳主演的喜劇片《食神》裡面，莫文蔚扮刀如飛，將牛肉剁得極為精細，做出來的瀝尿蝦牛肉丸彈性十足，可以當作乒乓球打，頗為誇張。實際上，著名的潮州牛肉丸，製法與電影中的情節大致相似。在剔除掉筋絡的牛肉中加入相應作料，捶打成肉醬，再至膠質，然後擠揉成小丸。在茶樓中，侍者踩着波波微步，推行於桌間的摺得高高的蒸籠小推車，其中就必有彈牙的牛肉丸。

#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在武俠故事中，「不打不相識」及「師徒鬥法」的情節甚多，不過在風水世界內，這類故事亦偶有發生，其中與賴布衣及曾文迪合稱為「賴布衣四太堪輿祖師」的楊筠松及廖瑀，便是一對因鬥法而結緣的有趣師徒。

這四位賴布衣的堪輿祖師，關係密切：曾文迪及廖瑀分別為楊筠松的徒弟，因電視劇及小說而廣為人知的賴布衣，則有傳是曾文迪的女婿，所以他所傳承的風水術知識，也與楊筠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楊筠松堪輿風水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於朝廷為官(金紫光祿大夫)的他別號「救貧」，有說是因為他遊歷四海，四處憑風水術助窮人致富，所以賺得如此受人讚頌的名聲，也有說是因為他將唐代朝廷的風水術帶到民間，故此得名，反映他對風水術有着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

至於他與廖瑀的師徒關係，則始於兩人一次的水鬥法：話說廖瑀的父親為風水師，聰明的廖瑀不但熟讀四書五經，在堪輿術方面，自然亦盡得其父真傳。後來楊筠松剛好來到高麗居住的一帶走動，廖瑀便決心與之一比高低。楊筠松受邀前往某門樓的座向，廖瑀於是偷偷在他抵達前，帶着羅盤定準方位，並埋下銅錢作記認。不久楊筠松到來，兩手空空，廖瑀察下，用竹杖往地下一插，剛好穿過廖瑀埋下銅錢，換句話說，廖瑀憑廖瑀堪輿的方位，楊筠松憑肉眼就做到了，廖瑀於是對楊筠松佩服得五體投地，更成為與他「不打不相識」的徒弟。

其實，與楊筠松、廖瑀、賴布衣及曾文迪相關的有趣風水故事甚多，日後再慢慢與各位分享！

# 化及文學創作活動的日益重視和大力支持

澳門已躍為東南亞的一個文化熱點。

打一個比方，澳門每年都舉辦「我心中的澳門」全球散文徵文比賽，借助內地傳媒的力量，廣泛宣傳和軟銷，借文學徵文獎提升澳門的文化地位，是對澳門最好的軟銷。

後來主理其事的天津《散文·海外版》主編甘以雯大姐向我建議，香港其實也可以仿效澳門，每年做一「我心中的香港」全球徵文徵文獎，鼓勵客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來寫香港，用意以提昇香港的文化地位，因為香港一直被視為商業城市，也經常被嘲諷為「文化沙漠」。

我覺得甘大姐所言甚是，是大道理，也是硬道理，便不自量力，向香港有關機構申請，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盛事基金等，結果卻碰到一鼻子灰。

其中盛事基金的回覆更匪夷所思，說他們贊助的文體活動，起碼要影響一萬人以上，換言之，要一萬人參加！

他表示，「徵文獎」不符合他們的要求，評委會的衰衰諸公竟不知道文學的影響不是「一時一地，而是深遠的。」

結果我在一間上市公司的支持下，做了一屆「我心中的香港」全球徵文徵文獎，共收到來自世界各地七十多篇好文章，由海內外知名學者組成評審團，選出優秀作品，並出版了單行本，蔚為文壇的盛舉。

也只能做一屆，以後不繼——找不到支持！

為什麼澳門可以每年都能舉辦同類的活動，甘大姐對我說，因為澳門有一個澳門基金會，對文化的支持不遺餘力，主其事的是吳志良先生兼具有文化理念和文化的遠見。(三之一)

# 登上金門島(下)

金門總體看來好像一個大的植物園，撇開植物的種類，土地表面林木的覆蓋率就很大。不論到哪個村鎮，路都是一樣的好。我注意到，尤其學校、商店、體育館所都修的很好，唯一看到的很像大陸縣城網吧的建築竟然是掛着「金門國民黨黨部」的一個小兩層樓。

金門很樸實，安靜的樣子像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民風很淳樸，但百姓看起來都挺有文化風範，學校很像舊式電影院的教室內飾典雅考究。在金門也許是人口少的原因，到處都是一片鄉間的寂靜，好像回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國。除過村鎮，典型的閩南民居外，我們參觀的還有台灣的兵營。

翟山坑道是一座建在山脈下，可進出船隻的地下運輸港口。它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用於國民黨軍隊的給養船隻，可以從台灣大海直接開進這個坑道卸貨，以避免在卸貨過程由於戰爭的傷亡。

坑道入口一塊巨石上雕刻着「毋望在莒」四個字，字是用大紅的油塗寫上去的。這四個字是蔣介石當年到金門島視察，視察這個坑道後，叫人刻上去的，意思是不要忘記反攻大陸。不論是進攻或反攻的行為及決心，現在都已經變成了一段歷史。站在這歷史遺跡前，我腦海中都有烽煙滾滾的感覺。

沿着隧道口進入，可以看到很多舊時的標語口號。狹長隧道的盡頭，一道強光穿梭而來，與隧道裡的水面相交，將頂部的岩石折射在水面上，形成了空靈的奇景。那時沒有現代化的挖掘工具，全憑手工開挖，用炸藥炸。這座翟山坑道總坑道長度加起來大約有兩公里長，寬二十多米，高二十幾米，挖到水下深三十多米，內壁都是花崗岩的，當年的戰士們硬是用鋼釘，和炸藥，一點一點地把岩石挖起來，並運送出來。沿着坑道

打出一條人行通道，通道口有幾個簡易房間，據導遊講，有戰士合住，大通鋪形式的，有長官單住的，都不大，但非常整齊乾淨。

「翟山坑道」導遊介紹，這種規模的坑道，在金門多的是，現在也還有很多坑道是軍事上用的，是不供人員參觀的。據說在金門大大小小的坑道就有上千條。可想而知人們為了戰爭，而在戰爭上用力物力，花去的太多，太多，如果這些人力物力用在造福於人們生活上，那該多好。

胡璉將軍這個名字是我在金門古寧頭參觀戰爭紀念館時才知道的，得知他出生在距我家鄉100公里外的地方後，我更加好奇地記錄這位將軍。他是黃埔軍校四期學生，是抗日名將，這個穿着黃呢軍裝，戴着大蓋帽和雪白手套的國民黨一級上將在溫馨的紀念館牆上比比皆是，這些照片都泛着老電影裡的黃光，歲月的痕跡。

抗日時，他帶兵頑強抵抗日軍；解放戰爭時，他也鞍前馬後，古寧頭大戰：司令官親臨現場猛攻兩天。此一戰決定了海峽兩岸對立的局面。歷史的是非已隨着時間而漸漸消失，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帶着母親哭訴的囑託，領着大兵們在一個島上開闢生活的，留下了惻惻的「余屍化灰，海葬大小金門間，不開追悼會，魂依莒光樓。」遺囑的人。古寧頭大戰時，胡璉將軍親臨前線，與士兵同生死硬戰三天，建立了海峽兩岸的對峙。

在戍守金門的六年中，胡璉任

期內推動民生建設，造林、築路、修橋、興學，無一不與金門百姓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建設之初，為紀念和表彰在金門歷次戰役中英勇獻身的官兵及他們的戰鬥事跡，他於1952年開始建莒光樓。胡璉將軍親率親臨幾次大的金門戰役，不論戰役的成敗，戰場犧牲的戰士都是他的弟兄。

莒光樓仿古式宮殿，樓高三層，樓內有多媒體展示金門現狀、金門建設成果圖片、金門觀光資源介紹與歷史文物等。用來表彰在金門歷次戰役中英勇獻身的官兵及他們的戰鬥事跡。對自己親率的官兵他愛護和悼念備至，及至將軍去世時，竟立下「余屍化灰，海葬大小金門間，不開追悼會，魂依莒光樓。」的遺囑。

除了領導軍隊，處理軍政、民政等各項建設外，這位黃埔四期的胡大將軍亦始終沒有忘記，金門的子弟該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他充實原有的緊密呢絨及沙美兩處國民小學之外，在莒光樓前興建另一座小學校，他堅守了舊時的理想，將興學當作國家地方長遠發展的大計。然後就是築路和綠化。

他還制定了樸素又務實的親民愛民人道政策，

比如：嬰兒出生，產婦可得200元營養費(鼓勵人口繁衍，尊老愛幼)；每月月底新婚夫婦齊集縣府，縣長、主席勉勵和睦相處，並送厚禮；七十大壽，縣長祝賀；八十大壽，主席送禮；整理亂葬墳墓，建立公墓。

參觀了胡璉將軍紀念館，我才感覺為什麼到了金門，對綠化、道路和學校有那麼樣的感覺。原來胡璉將軍在接手建設這塊土地時，他就是以興學、造林、築路和修橋作為建設金門的根本。可以看出這位將軍好像指揮戰鬥一樣認真地將這些理念都扎扎實實地貫徹到民間了。

這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金門大戰中英勇抗戰的大將軍出生於陝西華縣。當年還是一個孩童時，在離家尋找外面的世界時，母親送他到村口，哭着囑託他：「兒呀，出去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當兵啊。」可他卻偏偏當了兵，而且有生之年再也沒能見到父親。但是這位戰場上的將軍卻在金門這塊土地上為成千上萬的父母和兒女創建美好的家園。

回望金門大地，千樹萬木、公路蜿蜒、百姓安居樂業……



胡璉將軍紀念館。



網上圖片 翟山坑道。

# 快

現代世界是一個追求速度的世界，什麼事情都只講一個快字。

新新聞刊出要快，因此報社都要有新開網，第一時間刊登在網上。但是還是不夠快，因為人人都有手機，所以手機上的新聞傳播最快。但這種快的結果，帶來的是什麼？查證不足，常犯錯誤。但追求快的讀者都不管了，因為他們就是要最快知道有什麼大事發生，作為和朋友見面時的話題。

在追求快的時代，人人利用汽車代步，自己開車的人就要求車子加速快，到最後變成追求車子的速度，成為飆車一族。這種快是最危險的快，因為隨時車毀人亡，就像《狂野時速》那個扮演洛城警探的演員保羅羅拔，最後死於狂飆的速度中。

做老闆的都希望夥計能快手脚把工作完成，以便快快趣趣又把另一件工作交到員工手上。假如夥計的工作做不完，手上的「快券」就愈堆愈多，最後就是看着「快券」，自己積勞成疾。

做父母的在孩子的時候，都希望小孩快高長大，等孩子快高長大之後，和孩子相聚的時間就少了，就希望時間能倒流，不要小孩長得太快。好盼望和回憶那些和孩子在一起的快樂時光。

快，其實有多種意義，但我們只知道的是代表速度的快，而忽略了快的另一個意義，就是高興和愉快。我們往往為了追求速度的快，而失去了愉悅。比如家中的光纖速度不夠快，就會抱怨。比如車子太舊不能換一部速度更快的新車，就會怪它慢。

我們是否不應再追求快速的生活步調，讓生活過得更愉快一些？

# 《銀魂》的驚喜

說句老實話，我從來沒有想過《銀魂》劇場版會在香港的戲院公映。事實上，上一次的劇場版《新選紅樓篇》(二〇一〇)在海外也只曾在台灣公映，香港要晚至二〇一二年才於J2播放，可見《銀魂》絕非香港動畫迷的熱切期待的矚目作。今次的劇場版，同樣於台灣早於八月公映，香港在數月之後終於也有上映機會，對我輩銀魂迷而言絕對可以不幸中之大幸來形容。

當然，兩地的文化自有差異絕對不足為奇。《銀魂》劇場版 完結篇 永遠的萬事屋 於今年七月六日開始在日本公映，最初兩天已動員上廿二萬多人次入場觀看，收入已逼近三億日圓的票房，而在一個月內總入場數已狂飆至一百萬人次，以上的成績對香港觀眾來說，顯然不可能與動畫的票房拉上任何聯想。

坦白從寬，我是《銀魂》的超級粉絲，自從透過VCD形式接觸到它後，基本上便一見鍾情。當年的VCD是海盜版的產物，內裡已收錄了好幾年的電視版動畫內容。由零六年第一期開始，我把VCD看畢到進入每周期待新作在網路可看的階段(二〇一二年進入了第三期)，《銀魂》已成為生活中熱切期待的常規作，甚至往往有忍不住把動畫看畢的衝動。因為那代表另一次漫長的等待。當中的滋味，大抵只有同道中人明白心底。今次劇場版得以在香港公映，我清楚憶起在德福戲院晚上場次觀影之時，同場儼然都是久旱逢甘露的飢民，對於眼前的意外驚喜無不雀躍不已。

大家在觀影的過程中，不斷狂歡歡呼，當劇中角色以新造型出場，又或是說出招牌式的對白，彼此也興奮得恍如進入癡癡狀態，熱情喝采此起彼落。那根本就是一次電影與演唱會的結合，混合了電影與音樂的結晶。能夠以數十元的票價得如此享受，真有夫復何求的快意！

# 圓夢路上的共產黨人

北京《人民日報》近日有一版全版的「公益廣告」，標題是：「圓夢路上，共產黨人。」下面是一男一女的兩位準備從容就義的烈士形象。他們的穿着都是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長袍，人物的原型也許就是著名的共產黨人方志敏和江姐(江竹筠)。

這些前赴後繼的共產黨人，正是為了圓中國的強國夢而英勇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最近又可以在電視螢幕上看到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共產黨人」(已被開除黨籍)，著名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和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他們都已被判刑，但這卻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法庭判決的啊！

對比是何等強烈！為了新中國的誕生，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欺凌，共產黨人犧牲自己，不僅圓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夢，更圓了中國真正強國之夢。

在漫長的革命長征中，中國出現了多少如方志敏和江竹筠的共產黨人。他們用血肉

# 隨想國興

速度世界，什麼事情都只講一個快字。

新新聞刊出要快，因此報社都要有新開網，第一時間刊登在網上。但是還是不夠快，因為人人都有手機，所以手機上的新聞傳播最快。但這種快的結果，帶來的是什麼？查證不足，常犯錯誤。但追求快的讀者都不管了，因為他們就是要最快知道有什麼大事發生，作為和朋友見面時的話題。

在追求快的時代，人人利用汽車代步，自己開車的人就要求車子加速快，到最後變成追求車子的速度，成為飆車一族。這種快是最危險的快，因為隨時車毀人亡，就像《狂野時速》那個扮演洛城警探的演員保羅羅拔，最後死於狂飆的速度中。

做老闆的都希望夥計能快手脚把工作完成，以便快快趣趣又把另一件工作交到員工手上。假如夥計的工作做不完，手上的「快券」就愈堆愈多，最後就是看着「快券」，自己積勞成疾。

做父母的在孩子的時候，都希望小孩快高長大，等孩子快高長大之後，和孩子相聚的時間就少了，就希望時間能倒流，不要小孩長得太快。好盼望和回憶那些和孩子在一起的快樂時光。

快，其實有多種意義，但我們只知道的是代表速度的快，而忽略了快的另一個意義，就是高興和愉快。我們往往為了追求速度的快，而失去了愉悅。比如家中的光纖速度不夠快，就會抱怨。比如車子太舊不能換一部速度更快的新車，就會怪它慢。

我們是否不應再追求快速的生活步調，讓生活過得更愉快一些？

# 路地觀察

完結篇 永遠的萬事屋 (二〇一〇) 上一次的劇場版《新選紅樓篇》(二〇一〇)在海外也只曾在台灣公映，香港要晚至二〇一二年才於J2播放，可見《銀魂》絕非香港動畫迷的熱切期待的矚目作。今次的劇場版，同樣於台灣早於八月公映，香港在數月之後終於也有上映機會，對我輩銀魂迷而言絕對可以不幸中之大幸來形容。

當然，兩地的文化自有差異絕對不足為奇。《銀魂》劇場版 完結篇 永遠的萬事屋 於今年七月六日開始在日本公映，最初兩天已動員上廿二萬多人次入場觀看，收入已逼近三億日圓的票房，而在一個月內總入場數已狂飆至一百萬人次，以上的成績對香港觀眾來說，顯然不可能與動畫的票房拉上任何聯想。

坦白從寬，我是《銀魂》的超級粉絲，自從透過VCD形式接觸到它後，基本上便一見鍾情。當年的VCD是海盜版的產物，內裡已收錄了好幾年的電視版動畫內容。由零六年第一期開始，我把VCD看畢到進入每周期待新作在網路可看的階段(二〇一二年進入了第三期)，《銀魂》已成為生活中熱切期待的常規作，甚至往往有忍不住把動畫看畢的衝動。因為那代表另一次漫長的等待。當中的滋味，大抵只有同道中人明白心底。今次劇場版得以在香港公映，我清楚憶起在德福戲院晚上場次觀影之時，同場儼然都是久旱逢甘露的飢民，對於眼前的意外驚喜無不雀躍不已。

大家在觀影的過程中，不斷狂歡歡呼，當劇中角色以新造型出場，又或是說出招牌式的對白，彼此也興奮得恍如進入癡癡狀態，熱情喝采此起彼落。那根本就是一次電影與演唱會的結合，混合了電影與音樂的結晶。能夠以數十元的票價得如此享受，真有夫復何求的快意！



網上圖片